**《山河故人》山河应犹在，故人何时归？**

　　贾樟柯的电影有着挥散不去的尘土气息，沿着时代的脉络，寻找最真诚的自己。抵抗靓丽，抵抗修饰，抵抗张扬。仍记得《三峡好人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，因为我们都太怀旧了”。离乡后燃起的乡愁，不灭不息。再也回不去的山河，再也见不到的故人。

　　三个画幅，三个时代。从1999年的跨世纪之舞到2014的生离死别，再到2025的隔岸遥想。逐渐拉伸开来得悲伤。或许还有希望呢？管他呢。眼泪涌出，划过脸颊，一路奔流成河。

　　《gowest》的舞蹈，我不见得有多喜欢，迪厅里震耳欲聋的声音见证着这段三角关系的变迁，从三人的群舞到涛儿和张晋生的二人舞，再到结尾处的独舞。涛儿更像是一个家的存在。所有人都在离散，只有她，26年的岁月变迁，仍待故人归来“这也是你的家，你也应该有一副钥匙。”“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”。在结尾处，她站在漫天飞雪中起舞，远处可见的是26年未曾改变的建筑，一如昨日。伴奏渐渐响起，渗透了灵魂。她已不再年轻，然而看到她起舞的样子，我顿时觉得，她再也没有一刻比现在美了。笑得那么的满足，那么幸福，似乎她年年包着麦穗饺子，儿子就会吃到，似乎11年的分别也不过是弹指一瞬，也似乎时间并没有改变任何事。

　　“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”。关于母亲的记忆，渐渐消退。11年后，到乐不会讲母语，不记得母亲的样子，不记得与母亲生活的点滴。他说自己没有母亲，却把7岁那年离别时，母亲交给他的钥匙悬于胸前，靠近心口的位置。他望着澳大利亚无边无际的海岸线，听着浪花拍打岩石的声音，遥望着远方。他说他只记得她叫做“涛，波浪的意思”。年少的离别，情感的缺失。他爱上了亦师亦友亦情人的Mia。这段忘年恋是他对于母爱的渴求，也是两个外乡人孤独空洞的相互依偎着取暖。他望着Mia开车的样子，说着这个场景我好想经历过，好像是上辈子的事。岁月的洪流原来已经洗刷掉如此多的印记，你以为的前世，只不过是残留着记忆片段。

　　是否每个人注定漂泊，注定无根？梁子如此，张晋生如此，到乐如此，Mia也是如此。而涛儿呢？她守着一个念想，一个希望。张晋生一直是走向国际化的代表，却不曾想，影片的最末，他还是一个仍然可以说着一口山西话的地方乡音的张晋生，亚洲的彼岸，此时他已不复昨日的洋气，而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和一群华人在一起聊天度日后回归孤独的人。他让儿子从小接受的是国际化的教育，而换来得只不过是他和儿子间隔着“谷歌翻译器”。总是那么讽刺，父子间最后的摊牌，竟是需要翻译者在旁。张晋生说他现在可以买枪了，可是却没有一个敌人。忆起他们曾经的三角关系，让人唏嘘。没有那么多浓墨重彩的渲染，只是让人无法不正视它的悲伤。

　　多年后，玉峰塔在，煤矿在，依旧是尘土飞扬的天空。这也许只是贾樟柯的念想罢了，中国啊，一切都好像誓要改头换面似的。可即便是念想，也足够憧憬。

　　只是，若山河依旧，故人何在？